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FEI  
飞  
ZOU  
走  
DE  
的  
AI  
爱  
QING  
情

在北京这个繁华之都  
回想初恋和寻找爱情  
都像是打开笼子捉鸟  
笼子打开  
鸟却飞了……

瘦谷◎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FEI  
飞  
ZOU  
走  
DE  
的  
AI  
爱  
QING  
情

瘦谷◎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走的爱情 / 瘦谷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205 - 1255 - 8

I. ①飞… II. ①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85913 号

---

责任编辑：蔡晓欧 薛未未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5 字数：148 千字  
版 次：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2.00 元

---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在北京这个繁华之都  
回想初恋和寻找爱情  
都像是打开笼子捉鸟  
笼子打开  
鸟却飞了……

——题记

## 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序）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爱情如是——你以为由自由主宰的爱情，却有着种种的制约，有着甚至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悲观主义者眼中，生活在阶级和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爱情就像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爱情消逝了，留下的却是身体和心灵的累累伤痕。

爱情中的人总是相信自己的内心，以为自己可以感动所爱的人，甚至感动上帝；还因为限制，因为爱情的不易，使他们更加珍惜内心的感觉，去争取那难得的欢愉。

也许正因为难，他们才有在追求中体验成就感这样一种“知难而上”的韧劲。

“爱虽然不再是禁果，但却更像毒药了。”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酒吧中，我的一位朋友这么说。

其实，与其说他们是爱情的悲观主义者，毋宁说他们是爱情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爱情观仍然太古典，在他们还在唱着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新新人类已经在酒吧中高谈“有多少爱可以乱来”。因为有其“理想”的执着，所以才有“悲观”的

叹息——屡败屡战的他们常常就这样带着伤口再次上路。

譬如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杯子，在北京这座繁华之都……他爱着，因为爱使他落到生命的实处，爱证明他的存在。而他身心中真实的爱却一一飞走了，不再属于他，在爱情的世界，他一次次陷入孤身一人的境地。为此，他试图用性而不是爱来填补自己的孤独……性好像是他背对爱情的报复，就像小孩背对大人、面对墙角，久久地一动不动的赌气。

他就这样在爱与性中挣扎。其实他的眼角含着泪水，但我们难以窥知，在阳光中他用墨镜遮住了那颗悬而未绝的泪珠。

轮子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他的爱情观更为传统，忠贞和坚贞，一个男人竟然抱持着“从一而终”的信念，自然他与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包括他的爱情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他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寻找他已经没有了消息的爱情。他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像是城市中“秘密的人”，灵魂时常脱离肉身，在天空中飞翔，在俯瞰中透视出都市另一副丑恶的面孔；与一棵玉米像情人一样在深夜的大街上漫步；在垃圾场与文字逃逸而去的空白之书不期而遇……为了找到他的小妹，每一个节假日，他都要奔波在北京的一个个大商场，利用商场中的广播播寻人启事。但小妹一直也没有出现，轮子仍然“守身如玉”，固执地等待小妹的重临。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伤逝》中说：“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飞走和消逝成为杯子们爱情的宿命：对于杯子，初恋的棋死了，电线嫁给了别人，玻璃不愿再与他来往……对于轮子，消失了的小妹消息杳无……对于灯儿，初恋的草垛在多年之后即将再见的时候死于车祸……他们的爱就这样飞走，无枝可栖。

我知道，在我写完《飞走的爱情》之后，我再对此多说一句都是多余。现在的我也是一个读者，小说本身已经独立于我之外。也许，你们根本就不需要我在你们阅读之前在此絮叨。

我深信，阅读才是最好的评判。我将在你们的阅读中接受你们真实的审判，哪怕体无完肤。

# 目 录

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序） .....	1
引 子 .....	1
第 一 章 晕了 .....	3
第 二 章 散板 .....	17
第 三 章 空座 .....	31
第 四 章 伤逝 .....	51
第 五 章 证件 .....	71
第 六 章 失爱 .....	87
第 七 章 灵飞 .....	101
第 八 章 和衣 .....	113
第 九 章 萌情 .....	127
第 十 章 大海 .....	145
第十一章 玉米 .....	155
第十二章 泪花 .....	169
第十三章 水音 .....	185
第十四章 黯然 .....	205
尾 声 .....	221

## 引子

对于漂浮和行走在这本书中的一些人来说，北京是一座没有时间维度的城市，是一座时间的空城。

他们被悬置在这座城市中，那些从身体和内心中流走了的时间，他们的爱恋，他们的生活，在一次次的回忆中，像是梦境。

或者说他们无法确定哪些是梦境，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更无法对自己说出时间在自己的身上是如何流逝的。

他们放逐自己，也任由时间的放逐，一边痛恨着生活的循规蹈矩，一边又无法在放逐中停止自己的梦想。

但是，对于有的人，时间是水，是空气，是无法逃逸的统领。

还有这个踉踉跄跄向前滚动的世界，它也无法居于时间的辖地之外，时间的信使把时间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那些来自大地和天空的时间之神，通过它统领的世界、统领的人，一边展现时间风情万种的风采，一边展现时间对于生命和爱情的摧残，展现时间冰冷无情的残酷。

这一切，就像落在河中的溺水者，在目睹人家在画舫上夜夜笙歌、美女如云的同时，自己的手中却没有一根稻草、一片树叶。

一个蹩足的比喻，所有的比喻都是跛脚的。

这让本书中的某一个人，也许是杯子，也许是轮子，或者两人一起，坐在午夜之后的的士上，一人坐在左座，一人坐在右座，会忍不住同时把头伸到窗外，向着北京的天空高喊：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但还没出口就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用这句话来为自己面对的困境壮胆，未免矫情又无力了一点。

# 第一章 晕了





书商喇叭要出一本名人自述的书，“名人”的笔头子糙得像小学生，写出来的东西文不通字不顺，前言不搭后语，还没有时间，弄得喇叭很头疼。喇叭既是书商，就要和出版社的编辑搞好关系，也要和各媒体跑文化口的记者编辑搞好关系，因为他做的书出了，总要弄点儿响动，按他的说法就是，只要在媒体上说他做的书，笑骂由你。因为这些私底下的关系，自然就少不了酒肉应酬。喇叭和杯子是哥们儿，成天在一起吃喝玩乐，知道杯子辞了报社的工作已经一个多月了，是一个闲人，就想到了杯子，让杯子替名人捉刀。

“杯子，你现在不是闲着吗，我这儿有一桩活，就是替一名人写一自传，二十万字吧，稿酬人家一次结清，五万，干吗？”喇叭打电话找杯子。

“名人的书都快烂市了，行吗？”杯子说。

“这事儿你甭管，你只管操刀就行。”喇叭的声音忒大，震得杯子的耳膜嗡嗡的。

杯子想：就是，我管喇叭的书卖不卖得出去干吗？

随后听人说，这“名人”见别人都出自述自传，觉得自己也是

有头有脸，心下就不平衡了，自个儿找了出版社，想把自己“轰动”出去。但出版社觉得市场上名人的书太多，他又没什么卖点，便推托了。

按大家伙儿的说法就是，你以为你是腕儿，其实也就一肘子。

或者，你以为你是根葱，谁拿你炆锅啊。

这主儿就只好找书商，转来兜去，终于找到了喇叭。人精喇叭通过这本书，与“名人”搞成了一笔附属生意，就是过去喇叭做的一本小说，当时给作者的钱一笔付清，全部买断，连影视改编权都归喇叭了。书出来之后，喇叭一直想把影视改编权卖了，但谈了几家都因价格不合适而作罢。这回由“名人”撮合，终于以喇叭满意的价格卖给了一家与“名人”关系密切的影视公司。

想到快过年了，弄点儿银子也不错，杯子就应下喇叭了。过去没钱的时候也干过这活，以为这次也差不多，并不复杂。杯子这回可倒霉了，这主儿仗着自己有些破名声，翻来覆去地折腾杯子，把杯子烦的。

一圈哥们儿中，喇叭是大家公认的语录大师，话不多，但一出口就是“名言警句”，让大家传说引用。对于自传，喇叭说：“自己写自传是手淫，被人写传记是做爱，而捉刀替人写自传则是被人鸡奸。”

这回杯子可是亲身体会了。

惨不忍睹。

2

喇叭家属于艺术世家，老爷子是在苏联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的戏剧教育，导的戏和写的戏有那么几出至今仍是剧院的保留剧目，隔个三载两载就会拿出来重演或者重排。剧院中有两个导演就是以重排喇叭老爷子的戏出了名的。

喇叭前些年没什么事儿，就跑到法国去混了一张洋文凭，大家至今不知道那所给了喇叭文凭的大学叫什么名字。对此，喇叭倒不避讳，有人问，他就说：“叫克来登。”

在法国，喇叭学的是电影导演，但至今也没有拍过一部电影。喇叭有一辆红色的“宝马”，晚上或者夜里，时常停在饭店或者酒吧的门口。有时也停在洗浴中心的门口，酒后的喇叭需要蒸一蒸桑拿，把自己体内的酒精排出来。

喇叭做书在行内名气不小，他的眼睛毒，一年就做十来本书，发行量总是不错，以此养活自己绰绰有余。当然还有因酒后驾车时常会被撞挂受伤的红色“宝马”。

其实红色“宝马”到喇叭手上的时候不是一辆新车，而是二手货，是喇叭的洋哥们儿在结束自己在中国的文化参赞生涯之后半卖半送给喇叭的。按喇叭的说法，这哥们儿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就和他混在一起，两人携手到处泡妞。



杯子从“名人”家出来，正是下班的高峰时间，看着街上一辆接一辆堵在一起的车，他想坐地铁会顺利些。

杯子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北京的地下。地铁车厢中人贴着人——杯子一点儿也不担心地铁突然刹车或启动时身体会失控摔倒。

地铁在黑暗中穿行，向西奔去。在污浊的空气中，杯子昏昏欲

睡，大脑中一片空白。事实上，那个下午杯子的脑子都很迟钝，有好一会儿杯子都在回想自己昨晚干了什么，怎么开始自己的睡眠的，杯子想为自己的脑子如此滞塞找一个理由。但想着想着就不知想到了什么地方，竟把自己原来想要思寻的事情忘了。

杯子不能看见自己，但杯子知道自己的样子是如何的灰头土脸，头发一定很乱，眼神空洞，脸色苍白，嘴唇发紫——为了一点儿破钱，被人折腾得像一条狗。杯子感到有些恶心，后脑发凉，杯子有血糖低的毛病，这会儿这个症状非常明显。还有些缺氧，杯子的呵欠一个接一个。

地铁驶过了一站，又驶过一站，杯子对广播中报出的站名充耳不闻，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地铁到达公主坟站，车厢里终于有了一些空隙，杯子舒了一口气，抬头的时候看到站台柱子上的站名，突然回过神来——我坐地铁到西边来干什么？一个月前杯子已经从鲁谷小区搬走了，他再也不需要穿过几乎整个北京城区回到鲁谷安置自己疲累的身心了。

虽然，许多的时间，杯子的日子都是白天从晚上开始。在杯子看来，夜晚更安静、更悠闲、更自由，更宜于工作和享受。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这样的夜晚，杯子昼伏夜出，或者晚睡晚起。

杯子走出车厢，在商柜中买了两罐啤酒，然后坐在站台的椅子上慢慢地喝。杯子常常以自己的血糖低为理由坚持喝啤酒，当然从不喝干啤。

杯子的脑子有些混乱，他需要安静下来，想知道这会儿的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入口处那个地铁歌手的歌声和琴声有些嘶哑地响着。

杯子想，如果自己买不下房子，又不愿搬回家没有私生活地和